

中國通史綱要

中

中國通史綱要卷之中

目錄

第二十三章	唐之開國（上）	六七
第二十四章	唐之開國（中）	六九
第二十五章	唐之開國（下）	七二
第二十六章	武氏之改唐爲周	七五
第二十七章	開元之全盛及大寶之始衰	七七
第二十八章	安史之亂	七九
第二十九章	唐藩鎮之禍	八一
第三十章	憲宗之中興	八三
第三十一章	亡唐四大原因	八五
第三十二章	唐之政制及風俗	九一
第三十三章	唐之兵威及中葉以後之外患	一〇〇
第三十四章	五代十國之興亡（上）	一〇四
第三十五章	五代十國之興亡（下）	一〇六

第三十六章	宋之開國	一一〇
第三十七章	宋仁宗之盛	一一三
第三十八章	王安石變法	一一四
第三十九章	北宋之亡國	一一六
第四十章	南宋與金之和戰	一一八
第四十一章	金之亡國	一二〇
第四十二章	南宋之亡國	一二二
第四十三章	有宋學術之盛	一二五
第四十四章	元之盛衰	一二六
第四十五章	明之統一	一二九
第四十六章	明初政制之大概	一三二
第四十七章	明代之邊事	一三四
第四十八章	明政中衰及亡國之三大原因	一三九
第四十九章	宏光隆武永歷之先後滅亡	一四二

第二十三章

唐之開國（上）

亂。削平羣雄，以建一統之規，文治武功，彪炳前後，自唐以後，我漢族其稍衰矣。若宋若明，若我中華民國二十餘年間之國力，皆不殆初唐盛唐之時。論史者以開關至秦爲上古，以西漢至隨爲中古，以唐至明爲近古，以有清一代二百六十餘年間爲近世，以民國二十餘年間爲現世。上古中古之史蹟，畧如以上所述，近古之事，其與今日息息相關者，尤重於上中兩古。矧近古之唐，其政治法制學術文章，均爲近世現代之所導源者乎？故吾儕治近古史者，較上中兩古宜加詳焉。

唐之開國規模，多仍隋唐而擴張之，而隋則仍魏周之舊而擴張之也，故言唐制者，不得不溯乎北朝。蓋唐承北朝之統，而非承南朝之統也。當後魏以後，鮮卑慕乎古，同化于我漢族；而漢族迫於勢，亦同化於鮮卑之俗。惟南方不然，承兩晉虛僞浮華之俗而益文之。故北方習俗強者益強，南方習俗弱者益弱。而隋唐之所以能奮其國威者。因北方之舊俗，承魏周之盛勢，以臨海內而制四夷也。唐之開國爲李淵，國號曰唐，廟號高祖，隴西狄道人，西涼國王李嵩後也。（嵩爲漢李廣後已見上文）祖虎，後魏隴西郡公，賜姓大野，後周追封唐國公，楊堅相周，還復本姓。父昉，後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爵。淵七歲卽襲封，長而仕隋，煬帝廣之世，官太原留守。其起兵也，由其次子世民，轉戰七年，統一全國，皆世民之功也。先是煬帝昏淫無度，巡幸四方，益以大舉擊高麗，徵發遍於天下，死者枕藉，民人怨叛。大業七年以後，各地羣雄並起，約畧計之，首領有一百三十餘人之多，爲自古之所無。其首發難者，爲王薄張金稱竇建德諸人，其時爲大業七年（民元前一三〇一）之多。蓋是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人民饑餓之餘，無以應徵，故相聚而爲盜也。大業八年，山東大旱，反者益多。翌年，煬帝復伐高麗，命越

王侗留守東都，於是楊素子楚公玄感起兵黎陽，遂圍東都，自玄感以前，反者皆屬平民，至是世臣亦反矣。初楊素佐廣作帝，恃功驕倨，或失臣禮，煬帝銜而不言。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故玄感內不自安。見朝政日紊，亂象已成，遂舉兵反，煬帝使宇文述討平之。然羣雄時仆時起，海內騷然。十二年，煬帝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十三年（民元前一二九五）五月，李淵遂亦起兵太原。初方士有言，李氏當爲天子，勸煬帝盡誅李姓，帝爲之殺郿公李暉，以隋文帝（卽高祖）嘗夢洪水沒都城也。一殺李暉事在大業十一年。又大業時，民間有歌云：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故大臣之姓李者，深爲煬帝所忌，皆不自安。淵旣北鎮太原，其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深相結納。文靜謂世民曰：今天下大亂，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吏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尊公所將之兵，從且數萬，一令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施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由是歡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無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煬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等復密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勸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謀稍緩。（時淵長子建成，三子元吉，尙任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按此亦世民與寂文靜等所定之策）及是文靜謂寂

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宮監，而代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按此乃恠赫斐寂之言，亦世民與文靜所商定者，）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是年三月劉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東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遣以狼頭轟，立爲定楊可汗，武周改元稱帝，）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定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副留守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者而從之，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順德洛陽人，弘基池陽人，皆出征而背叛逃亡者，故爲王威等所疑，）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婿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欲設討淵。淵乃使世民伏兵晉陽宮外，以計誘二人而殺之。文靜勸淵北結突厥，淵從之，自爲手啓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實貨，亦推可汗所擇。（大業末隨勢已衰，突厥不復朝貢矣，其時邊境之稱兵者，如劉武周梁師都等，無不假援于突厥，欲藉其聲勢以震中原也，然淵知始畢與煬帝已失感，故爲此冠冕堂皇之語，以示突厥，淵之不至爲劉武周梁師都輩者此也，）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句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淵乃遣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且藉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以故突厥之來會師者，不過兵五百

，馬三千，其後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長安而已。亦之以不急，則得天下之後，要挾較少。於萬不得已之中，定策如此，較之石敬瑭之恃契丹，稍不同矣。是爲淵父子稱兵之始。

淵用兵之第一步，在於據有長安。時西河郡（山西汾陽縣）不從，淵使建成世民擊之，斬郡丞高德儒，餘不戮一人，往返九日。淵遂謀入關，分其師爲三軍，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開府置官，淵命元吉留守晉陽，自帥軍士三萬西行。初煬帝幸江都命代王侑居守長安，至是侑聞淵起兵，遣宋老生屯雪邑，（山西霍縣）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軍中糧乏，劉文静奉使北聯突厥，未返，淵欲旋師晉陽。而世民力諫以爲不可。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遂止軍待之。已而太原運糧至，雨旣霽，趣霍邑斬老生而有其地，進克臨汾。（山西臨汾縣）劉文静亦以突厥兵至，前軍遂渡河，下韓城，（陝西韓城縣）淵亦旋濟。遣建成劉文静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世民率諸軍，徇渭北，關中勢旋定，羣盜悉降于淵。淵自引兵西。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淵合諸軍二十餘萬進入長安，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宣諭，不報，遂進圍城。與諸軍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因淵起兵後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也。淵舍於長安西北之長樂宮，與約法十二章，悉除隋苛禁，於是長安歸於淵有，代王侑退處於無權矣。

淵既有長安，陽立代王侑爲皇帝，尊煬帝廣爲太上皇。而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卍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顯然有代隋之意矣。然淵之起事，及其得長安也，悉皆世民之功。今以建成爲唐王世子，是太子之漸也。玄武門之變，（見後）淵實有啓之矣。時煬帝在江都，益以荒淫，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而爲字文化及所弑，事在大業十四年三月。先是江都變時，淵急謀代隋，進相國，總百揆，並加九錫。同年五月，帝侑禪位於唐，淵卽皇帝位，廢侑爲國公。

，而選用其宗室。是爲唐建國之始，距淵起兵之時甫一年也。（大業十三年五月起兵十四年五月稱帝改元武德元年乃民元前一二九四西紀六一八也）

第二十四章

唐之開國（中）

隋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唐高祖起自太原，既定長安，遂正尊號。然唐雖奄有長安，而薛舉（舉卒於武德元年八月于仁果嗣立）尙據隴西之地，稱秦帝，李軌亦據河西之地，唐立爲涼王，欲與共圖秦隴，後自稱帝。唐人有西顧之憂，未能併力東向也。（薛氏據今陝西西邊甘肅東邊地李氏據今甘肅西邊地）武德元年（民元前一二九四西紀六一八）十一月，李世民伐秦，並高墪，（今陝西長武縣北五里）薛仁果使宗羅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在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喉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果折墪城，（今甘肅涇縣）仁果未卽位時，與諸將多有隙，旣嗣位，衆心猜懼，至是將士多叛，計窮出降。蓋世民謂羅喉所將，多驍將悍卒，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墪虛弱，仁果破膽，克之易易也。武德二年四月，唐以李軌奉書，稱皇從弟，（先是淵稱軌爲從弟）太涼皇帝臣軌，遣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時仕長安）赴涼，興貴說軌以竇融歸漢故事。（東漢初竇融以河西歸漢）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執，河西平。薛李旣定，於是關隴以西皆爲唐地矣。

關隴旣定，唐可以有事東方矣，然其時復有劉武周之擾。先是李淵起兵，不得已屈於突厥，正恐武周襲其後，長安未定，而太原有腹心之患也。然武周雖無突厥之助，猶與南下之師。蓋其時守

太原者，爲裴寂與淵之第三子元吉，寂本文人，元吉則庸才耳。而易州賊宋金剛降武周後，勸武周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德二年八月，武周使金剛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今山西介休縣）裴寂拒之，爲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并州。元吉給其參佐，夜携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冬金剛又取滄州，（今山西翼城）軍勢甚銳。唐高祖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於是發關中兵，使世民擊武周，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城名在絳縣西南）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抄掠，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武德三年夏四月，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州，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師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州及永安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武周自起兵至滅，先後凡六年，未幾劉武周宋金剛皆爲突厥所殺。

唐既復得并州，於是國基漸固，國威益振。時據河北者爲竇建德，稱夏王，據河南者爲王世充，稱鄭帝。（竇建德起于羣盜，既有河北，旋滅宇文文化及，隋主侗仍封爲夏王，王世充奉煬帝命，援東都洛陽，與李密相持，後李密敗走降唐，世充廢隋主侗，而自稱皇帝。）山東之地，則或竇或王。而王世充之地，北至河，東至徐兗，南有襄鄧，西保慈澗，（河南新安縣東三十里）都於

洛陽，繕兵積穀而拒唐。武德三年秋七月，唐遣世民督諸軍伐鄭，（距平劉武周凡三閱月）河南州縣相繼降唐。王寶雖以彌陽之事交惡，兩國信使不通，然唐兵既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劉彬說建德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武德四年春，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拒世民之師，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歎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是時虎牢亦爲唐兵所拔，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先是世充使人說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公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時突厥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唐高祖以中國未甯，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從世充請始寇汾陰。高祖賂之，並許結婚，頡利乃通使。未幾頡利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高祖遣將擊破之，乃遣鄭元璿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璿因說以還師修好，頡利遂引兵還，突厥之患乃紓。而唐兵自武廣四年春，卽已合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子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榮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子成皋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虎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

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指世民）親率驍銳，先據成皋，（成皋卽虎牢也）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據虎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一舉而克，在此行也。若不速進，賊入虎牢，諸夜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疆，何弊之乘。吾計決矣。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圍齊王元吉圍守東都洛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虎牢。世民旣入虎牢，建德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五月，建德悉衆出牛口，（峪名，在河南汜水縣西北，汜水縣舊屬門封府）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西突厥人）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于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輿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建德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自起兵至滅，先後凡六年。於是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充自篡隋至滅，前後凡三年。于是世民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制誥，已爲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七斬之。建德餘衆欲拒唐，齊善行不可，乃與裴矩曹日帥

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狗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於是北方及南方之一部，皆歸唐有，唐之統一天下，功已過半矣。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舊史謂：「二人僭竊相圖，而世充尚多篡弑之罪，乃一赦一誅，輕重倒置。」不知世充庸人，不能爲害，建德梟雄，深得人心，使赦而不誅，必有捲土重來之日。故唐之所以處置之者，亦不同也。竇建德之死，以唐之仗其才也。然建德雖起盜賊，而深得人心。唐以武德四年（民元前一三九一西紀六二一）五月平王世充竇建德，而其年七月，建德餘黨劉黑闥，起兵於漳南，（今山東恩縣西北，有故東陽城，隋時爲漳南縣，竇建德初亦起兵于此）自稱大將軍。袁州總管徐圓朗，（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降，授袁州總管），以兵應之，自稱魯王。唐高祖詔淮南王神通秦武通李元通李藝等擊之，均爲黑闥所敗，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十二月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時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都洛州。（河北永年縣）竇建德時文武，盡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武德五年三月世民進軍洛水上以逼之，而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八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渡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然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於是太子建成請行。建成請行之故，由於王珪魏徵之勸，謂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故高祖因其請而遣之也。武德六年正月，建成兵至昌樂，（今河北南樂）魏徵謂建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

中國通史綱要
二
七

，故其衆皆爲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建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建成遣將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建成，斬于洛州。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勸業，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于是山東復定。至響應黑闥之徐圓朗，於武德五年，第一次破黑闥後，世民親擊之，下十餘城，聲振淮泗。又使淮安王神通等，攻之，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爲野人所殺。

以上爲唐兵勘定中原之大畧，而當唐兵東出關時，別遣一師經畧江南，是時據南方者，以蕭銑之地爲大。銑梁王營之曾孫也，隋大業十四年稱帝，（卽唐武德元年）定都江陵，又遣將徇嶺南。時鎮將聞煬帝遇弒，所至迎降，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四年，唐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與李靖伐梁，自夔州而東，援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爲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援兵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內外阻絕，岑文本勸之降，銑謂羣臣曰：大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家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纜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勸止之，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以孝恭爲荊州總管，請爲上柱國，安撫嶺南。

江表十餘郡，如吳興餘杭毗陵丹陽等，隋末爲沈法興所據，武德二年稱梁王，都毗陵。（常州）而江都（揚州）則武德二年，爲李子通所據，稱吳帝。三年渡江取京口，（鎮江）敗沈法興，遂取毘陵丹陽，法興奔吳郡，旣而杜伏威遣輔公祐等攻之，渡江取丹陽。子通食盡，遂棄江都，保

京口，於是江西之地，（自江以西也，今八謂之江北）盡入於杜伏威。伏威徙丹陽，子通懼逼，東襲吳郡，法興走死，子通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杜伏威者，與輔公祐同起於盜賊，轉掠江淮間，既收江西地，復渡江居丹陽。子迪自京口東走，武德四年，伏威將擊子通及歙州汪華，崑山聞人遂安等，皆破平之。於是盡有淮南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武德四年，蕭銑既滅。五年，李世民復敗徐圓朗，（見上）杜伏威懼，遂請入朝，其地皆歸于唐。蕭杜已平，江淮之地悉定。六年八月，輔公祐據丹陽反，七年（民元前一三八八西紀六二四）三月，孝恭李靖大破擒之，丹陽平。此外南北之割據者，亦悉數消滅，天下漸以統一矣。

隋唐間割據中之後亡者，爲梁師都。梁初朔方鷹揚郎將，大業十三年據郡作亂，北連突厥，襲取隴陰（故綏州）宏化（故慶州）延安等郡，遂稱帝，都朔方，國號梁。（朔方今陝西榆林，與綏州慶州延安等地，均在今陝北），引突厥居河南地，攻破鹽川郡。（屬今甯夏）既已數入犯，爲唐所敗，其地多歸于唐。武德五年，克其朔方東城，師都勢愈蹙。然而天下尙未盡定，朔方地僻，未及殲滅之也。貞觀二年，（民元前一三八四西紀六二八）遣柴紹等擊之，進圍朔方，其下殺師都以降。于是割據者皆盡。是唐之用兵，先由太原西奠關中，然後分兵而出，平定中原與江表。朔方地景僻故後亡也。

第二十五章 唐之開國（下）

唐自李淵起兵，以至削平羣雄，皆世民一人之力。而唐之內治，亦以貞觀爲優，貞觀者，太宗世民之年號也。高祖武德九年，（民元前一二八六西紀六二六）八月，禪位於太宗，次年改元貞觀。太宗勵精圖治，天下太平，後世稱爲貞觀之治。抑唐之所以能征伐四夷，恢張國威者，亦內治之美有以致之也。茲舉其尤著者言之如下：

(一)用賢 太宗嘗謂羣臣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時房玄齡杜如晦同爲僕射，太宗嘗爲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又王珪爲侍中，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皆一時之雋也。王珪嘗答太宗曰：孜孜奉國，知而不爲，臣不如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心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爲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有一日之長。太宗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其時大臣如此，邇治非幸致也。然太宗孜孜求治，非特擢用宰執，必求其賢，尤留心親民之官，故都督刺史縣令，皆盡其職。太宗嘗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註於名下，以備黜陟。而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然太宗仍恐有不職者，乃遣員四出巡察，如貞觀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是其事也。

(二)納諫 自古帝王，恆有隱蔽之患，而英主爲尤甚。太宗自知神采爲臣僚所畏，嘗溫顏接羣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勸之。並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魏徵事太宗，最以善諫著，前後凡二百餘奏。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朝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而徵不特犯顏強諫，時有諷諫者。如貞觀十年，長孫皇后歿，太宗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

矣。上泣爲毀觀。（按貞觀九年夏五月，太上皇李淵沒，冬十月葬獻陵，十年六月長孫后沒，十一月葬昭陵，距李淵之沒未再期也，故徵以此爲諷）貞觀十三年，徵上疏陳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深爲太宗所許。謂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貞觀十七年，徵沒。太宗歎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其他如王珪馬周褚遂良輩，論諫亦多，太宗俱嘉納之。又太宗貞觀四年二月，詔公卿言事。十一年七月，命百官上封事，極言得失。十三年五月，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凡此皆可見太宗之善容臣諫矣。然徵亡之年，卽踣其碑。迨高麗之討伐無功，悔而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於是復立所製碑。觀此知太宗之納諫，雖不盡有終，要亦難能可貴矣，其能成貞觀之治也，宜哉：

（三）知人 太宗聰明而能知人，未起兵時，（十八起兵）已與劉文靜深相引結，卒賴其力，以舉大事。（文靜後爲裴寂所構，李淵殺之，世民力爭不得）尉遲敬德本劉武周部將，太宗得之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以爲言，太宗不聽，卒收其用。魏徵本佐建成。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宗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遂與王珪同徵爲諫議大夫，終身信任之。李靖者，初因事，幾爲高祖淵所斬。世民召至幕府，靖性沈厚，每與時宰議政，恂恂如不能言，而武功甚盛。他如馬周起自疏遠而終得大用，褚遂良得君稍晚而論議恆多，皆太宗知人之力也。

（四）明治 太宗深明於治道之要，在位時，或說重法以禁盜。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又嘗自謂：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誅，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永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

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又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太宗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其深明治道之要，於此可見矣。

(五)右文 太宗雅好文學，自爲秦王時，卽已潛心論究。開文學館，延致文學之士，嘗講至夜分不倦。卽位時復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嘗選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十八人，討論墳籍，商畧古今，號曰十八學士。十八學士中，房杜爲名相，姚思廉于志寧均史學家，陸德明孔穎達均經學家，餘十二人，亦皆精于學問。風聲所播，全國嚮風，一代人文之美，此其權輿矣。

右之五者，實爲專制君主所難具備之美德，而太宗獨具之，此所以能成貞觀之治，而開有唐一代之基也。顧所最憾者，玄武門之事，奪嫡逼禪，殺兄戮弟，閹人倫之變，貽今古之譏，家法留貽，遂使玄宗有南內之悲，肅宗有靈武之擅也。不甯唯是，太宗取巢刺王妃，(元吉死後太宗號爲巢刺王)始釀宮闈之亂，太宗沒後，其子高宗遂取太宗才人武氏爲后，後玄宗亦取其子壽王妃楊氏爲貴妃，皆太宗有以啓之也。宮闈不正，禍及國家，武韋之亂，幾於亡國。窮源竟委，其禍實始於玄武門之變，而玄武門之變，則高祖之不善處置，太宗之忍於骨肉，當共分其咎。而高祖之咎，在於不智者，罪猶淺。太宗之咎，在於不仁者，罪彌深也。

高祖李淵，二十二男中。竇后所生者四人，玄霸早卒，而世民與其兄建成弟元吉三人俱存。世民旣創起義之舉，復多戰伐之功，淵嘗語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夫開創之局，與守成異，淵之語至正也。(司馬光論玄武門之事曰：立嫡以長，體之正也。然高祖所以